

第 105 章 间谍迷魂汪精卫弄假成真 魔女芳子上海滩长袖善舞

不是新婚胜新婚

这已经成为徐珍不可改变的习惯。她每天清早起来，或洗了澡从浴室出来，总要光着身子站在一人高的穿衣镜前面，先仔细观察自己的脸庞，看眼角长皱纹没有；接着观察胸脯，看乳房的高度降低没有；然后左右侧身，看两边凸起的臀部萎缩没有。但每次观察的结果，都使她心胸里泛起一股青春永驻的欣慰和冲动。如果是每月的下半月，她就情不自禁地低声哼着自己谱曲的《北方有佳人》；如果是上半月，感情迥然不同，她无限伤感，不胜凄凉，哼的是刘半农作词、赵元任谱曲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。照过了，哼完了，在欣然或凄然中梳头发，穿衣服。

今晚，她列席高级干部会议回来，洗了澡，便在镜子前面站一会，仍然获得了同样的欣慰和冲动。今天是 9 月 4 日，

她嘴里哼的自然是在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。大概是“老调今夕弹，此刻情不同”吧，当她唱到“月光恋爱海洋，海洋恋爱月光，这般蜜也似的银夜，教我如何不想他”时，一种少有的痛苦，无情地折磨着她，悲哀地自言自语道：“人间的造物主啊！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，为什么对我这样吝啬，只给予我半个丈夫？”心中的痛苦，立即转变为满腔嫉恨，就像火山快要爆发，地壳即将裂变，咬牙切齿地咒骂道：“比我大 23 岁，做我的母亲还有余！你这个老骚婆，怎么还不死？”

而陈璧君的痛苦，比徐珍更深一层。她，只占有形式上的半个丈夫，更何况那实际上的半个丈夫，又是半途被人夺走的。她在每月的下半月，除了诅咒徐珍，还诅咒一夫多妻的社会制度，是呵，这种罪恶的制度，给女性带来的精神痛苦，不是当事者，又有谁能够真正理解？

这时，有人敲徐珍卧室的门。她心猿意马地问：“谁呀？”从门外传来了她熟悉的声音，赶忙开门把丈夫迎进来。她见他满面笑容，试探地问道：“先生这么晚回来，还过那边去吗？”她边说边穿上半透明的无袖内衣，紧挨着丈夫坐在皮沙发上。

“不去了。”汪精卫深情地望了姨太太一眼，“与她讲好了，今晚不回去。”

“她怎么这样大方了？”徐珍想起陈璧君在她份内的十五天里，一晚不让的吝啬，又惊又喜。

“特殊情况，她只好让步。”汪精卫心情舒畅，伸手抚摸着她的胸脯。

“什么特殊情况？”徐珍两只凤眼瞪得几乎失去了娇媚。

“刚才土肥原和及川二位将军来，转告了首相的通知，

我们明天派代表赴日，向日本新内阁介绍我们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情况，商讨早日建立新政权的事。”汪精卫热血沸腾，容光焕发，“我和周先生都认为，这个任务只有你能够胜任。陪同你去的仍与上次一样，还是影佐先生。我与他电话联系好了，他欣然同意。张冰洁小姐也去，她仍然做你的私人秘书。及川将军对你的东京之行很重视，答应派专机送你去。”他把手从她胸脯处移下来，搭在她的手背上，“你启程之前，有些问题和注意事项要向你交代，所以，今晚不过那边去了。”

徐珍像触电一样，心里一震。近一个多月来，上次赴东京时与近卫的花花草草，无情地折磨着她。汪精卫越是疼爱她，她越是感到对不起他。她觉得在丈夫身上，欠了一笔永远偿还不了的债。羞愧、惶恐、内疚、痛苦、像影子似的伴随着她。有那么几次，她想把自己的特务身份，坦率地告诉丈夫，但担心丧失他的宠爱，甚至因此丧生，勇气总是向软弱低头屈服。现在，丈夫和周佛海又要派她去东京，她知道，这是对她的信任；她自信能够与上次一样，会凯旋归来。可是，一想到近卫那淫猥的嘴脸，那拉裤子和撩旗袍的动作，觉得自己那颗从良的心遭到污损，感到可怕，也感到不能原谅自己。当然，这绝对不能作为拒绝赴日的理由向丈夫提出来。那么，该怎么办呢？她第一次感觉到，做人可真难啊！

在汪精卫心目中，姨太太是个年轻美貌，欢快活泼，仿佛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忧愁的女性。现在，突然发现她脸色忧郁，缄默不语，不免一怔，大惑不解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不愿意去东京？徐珍！”

“你杀了我吧，先生！”徐珍泪如泉涌，拦腰抱住丈夫，

哭喊着。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，驱使她把残酷的“杀”字与自己宝贵的生命连在一起。她继续哭喊着说：“你杀了我，我毫无怨言！”

她的话像冲出枪膛的弹头那么尖厉，那么无情，那么令人生畏和胆寒，使汪精卫大惊失色。他双手捧着哭成泪人的脸，惶惑不安地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把话说明白，叫我心酸，叫我心痛哩！”

“我说不清楚，什么也不想说，只求一死！”徐珍啜啜泣，胸脯急剧起伏着，“我能够瞑目在我理想的丈夫手里，誓死不二！”

“世界上没有说不清楚的事，我可爱的太太！”汪精卫越发焦急了。“不论你干过什么使我不愉快的事，即使你刚才与一个男人在床上睡了一觉，我都能原谅你，一万个原谅你，一万个原谅你！”

“我是间谍！我是日本政府派来监视你的间谍，你不可能原谅我！”徐珍埋在心底的话，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。她感受到的痛苦，比对死亡的畏惧还要厉害。人，一旦作出死的打算，什么顾忌也没有了。

好比一声闷雷，轰得汪精卫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他恐怖地推开她，失魂落魄地站起身来，惊愕地说：“你是间谍？”他把瘫倒在皮沙发上的徐珍拉起来，双手抓住她两只裸露的肩膀，使劲地摇着：“你怎么会是间谍？你为什么要当间谍？”

他猛然想起（封神演义）中那个狐狸化身，变成美女迷惑商纣王，成为宠妃，妖媚阴狠，助纣为虐的妲己；想起促使周幽王成天沉醉在酒色之中，因而死在申侯刀下的褒姒；

想想现实生活中，许多有显赫地位的人物，因被女特务的姿色所迷惑而丧失警惕，终于一命呜呼的悲剧，无限恐惧地继续摇着她的两只膀子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你，徐珍，妖精，姐儿，褒姒，间谍，你背着我干了些什么？都老实说出来！”他说罢闭上眼睛，就像要把一种无形而又可怕的东西甩开似的。可是怎么也甩不开，又把眼睛睁开，越睁越大。

“请你不必惊慌。请松开手，我绝不会逃跑。我敢于把我的真实身份说出来，就有胆量等待您的处死。”徐珍终于镇静下来，停止了哭泣，坦然地说，“让我们坐下来，彼此心平气和地交谈一番，用披肝沥胆来驱走我们的生离死别。”

汪精卫终于松开了手，两眼失神地站着，心胸里充塞着悲伤、迷惘和痛苦。他的神智慢慢得到了恢复，这才想到身旁这个女特务是日本派来的，在心底发出一声哀鸣：“我如此忠于中日和平运动，他们为什么还这样不信任我？天啊。”

“坐下来吧，先生！”徐珍伸手轻轻一拉，他不由自主地挨着她坐下来。

“你说吧！”汪精卫很颓丧，声音低若游丝。

“我，在先生身边 2 个月零 5 天，与先生同床共枕 29 个良宵。”徐珍的语调凝重如铁，包含着深深的伤感和沉沉的悲痛，“两个多月来，我把我的心，我的灵魂，把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东西悉数献给了先生！我是个富有人性的女人，平心而论，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先生的事。我的间谍身份，我不说，您永远不会知道。但是，我不能辜负一个深深疼爱我的人。近一个多月来，我的心，被愧疚和痛苦折磨得够苦的了！因此，我必须坦率地把我的真实身份说出来，以表明我的心迹，以向先生赎回我罪之万分之一。”她瞟了他一眼，见他的脸冷

峻得像块石头，分不出是晴还是阴，干脆和盘托出，把有田和影佐派她当汪精卫的秘书，再结成夫妻，每月以汪精卫对日本的忠与否为内容，向日本外务省密报一次等情况说了一遍，然后如同从肩上放下千斤重担似的嘘了口气，感到浑身轻松起来，沉静地说：“当然，先生不可能原谅我，我也无需您的原谅。这样，我死，死得光明磊落，含笑九泉！”她说罢，起身打开衣柜，拿出一件墨绿色呢料大衣，在胸襟处撕开一段绸缎衣里的线缝，从中掏出 7 月 30 日、8 月 30 日向日本外务省汇报的两份密报底稿，双手递给丈夫：“请先生审查，看我是阴险的妖精，还是善良的女性！”

汪精卫听了徐珍这段赤诚的表白，看了她尽情歌颂他如何伟大和死心踏地投靠日本侵略者的赤胆忠心，以及她的花容月貌、一身娇媚和往日的一腔柔情，像吃了蜜，饮了酒，又像嚼过姜，喝过醋，只觉得甜滋滋的，醉陶陶的，辣火火的，酸溜溜的。他百感交集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像新婚之夜那样把她紧紧抱在怀里，一个劲地狂吻她；“我的心肝宝贝！你刚才的言行，已充分表达了你对我的忠心，对我的恩爱！我不仅丝毫不怪罪你，而且更加疼爱你了！只有你，才是我最理想的终身伴侣！”

徐珍深有所感，深有所动，失声痛哭起来，把千言万语集中在两个字上：“先——生！”她的身体失去了重心，一下歪倒在他怀里。

汪精卫掏出手绢擦干眼泪，又轻轻地把徐珍的眼泪拭干净，感慨地说：“徐珍，让我们永远记住，今天，9 月 4 日夜晩，才是我们真正的燕尔新婚之夜，才真正拉开了我们的爱情序幕！”

徐珍如同一场恶梦初醒，浑身软绵绵的娇弱无力，听了丈夫这抒情诗一样的话，仿佛身上注射了强心剂，一下子来了精神，激动地说：“是的，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夜，这不仅是我与先生真正的新婚之夜，而且是我真正的生日。但愿我们的爱情序幕拉开之后，永远没有尾声！”她的表情，用词，声调，都表现了一种新生的甜蜜。焕发出青春而动人的个性魅力。在她 25 岁的生涯里，没有比这一刻更美满的了。

“你真永远值得我爱！”他神采奕奕，眉飞色舞，又一次把她搂抱在怀里。

“我能够永远躺在先生的怀抱里，心满意足！”她用手吊住他的脖子，把脸紧贴在他的胸脯上，“吸口空气，喝口清水，都是甜的。”

温馨的初秋之夜，月明星亮，万籁无声，给庭院笼罩着一片透明的静寂。这对忘年夫妻有好半天，仿佛谁也不愿意惊动谁，手抓住手，在暗夜里甜蜜地相互依偎着，这真是一种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呵！

任何美好的事物终有个尽头。徐珍的兴奋像梦幻般地过去，又想到她那个耻辱的身份，难为情地说：“今后，我该怎么应付日本政府？先生！”

“一切如故。”汪精卫沉思片刻，“你每月仍与过去一样，通过影佐先生向日本外务省密报一次。主要内容写我，也要写中央常委们的活动。”

“先生起草，我誉正，可以吗？”她想到自己的水平远不及丈夫。

“你那两份密报写得很好，还是你起草，给我看看，誉正后交给影佐先生。”他宽心地笑着看看手表，“噢！1 点 20 分

了，快坐下来，我向你谈谈明天赴日的有关情况。”

近卫淫秽的动作，立即又反映到她脑际里来，她迟疑一会，装出一副娇娇羞羞的样子，把丈夫的手拉到她的腹部，悄声说：“我有了，近来坐小轿车都感到有点头昏，还能乘飞机吗？先生。”这是弥天大谎。其实在她跟川岛芳子当特务时，因既要卖弄风骚，又不愿意受孩子的拖累，已于四年前在名古屋帝国医院作了绝育手术。两个月前，汪精卫第一次见到她肚脐眼下那个小疤痕时，她支吾说那是小时候与小朋友打架被抓破的。

汪精卫没有任何怀疑，如痴如醉地说：“有了，好呵！我 56 岁又一次作父亲，好呵！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名叫山本五十六，据说是他父亲 56 岁时母亲生下他的。如果我们生个男孩，给他取个新鲜名字，叫汪徐五十六，好吗？”他在她腹部上轻轻抚摸着，沉醉在一种特殊的情趣里。

“最好把我的岁数也加上去，叫汪徐八十一好了！”徐珍说罢，开怀大笑起来。

“这样好！这更能体现孩子是我们的爱情结晶。”汪精卫陶醉极了，仿佛一下子年轻十多岁，“那就这样吧，赴东京，我派梅先生去。”他走到床头，缓慢地以三下一停的节奏按动着报警器，通知桂连轩来，然后深情地对姨太太说：“你早点睡，千万别累着，伤了我们的‘八十一’。”他刚走出卧室，见桂连轩已经出现在眼前，不禁惊喜地说：“你真警觉，来得这么快！”

桂连轩见报警器响得很缓慢，知道汪精卫并非遇上危险，但仍然提着手枪，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汪精卫身边。他受到主子的赞扬，高兴地说：“如果是紧急报警，我还会来得更快

哩！汪主席有什么紧急事吩咐？”

“我有紧急事与梅先生商量，请马上通知他到我的书房来。”汪精卫吩咐说。

梅思平来了。他睡眠惺松地站在汪精卫面前，与一切有修养的人一样，用手帕捂住嘴巴，连打了几个无声的呵欠。好象打呵欠也能传染似的，他打，汪精卫也跟着打。两人都打得很起劲，把眼泪都带出来了。

“深更半夜把你叫起来，真辛苦你了，梅先生。”汪精卫的睡意被呵欠赶跑了，显得精神起来。

“说不上辛苦，我总算睡了两个小时，而汪主席，这一夜还没有合一眼，年纪又比我大 13 岁，您才真正辛苦！”梅思平感情真挚地说。

“原来决定二夫人与影佐先生明天赴东京。可是，她，怀孕了，坐不得飞机，也坐不得轮船，只好劳驾你了。”汪精卫轻轻一笑，笑得很甜，“周隆庠先生与你一道去，他是你的翻译，也是代表团成员，因为他是中央委员。”

“好呵！恭喜二夫人，恭喜汪主席！”梅思平微笑道，“本来，赴东京，二夫人是最理想的人选，既然如此，我毫不推辞，一定努力争取把事情办好。”

“本来，决定明天召开六届一中全会，梅先生不能离开上海。但是，我想来想去，非你去不可。当然，高先生也可以去，可他病成那个样子，不忍心派他。”汪精卫用安慰的语气说，“你这次赴日，以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、组织部长的身份去，一定会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。几天来，我已与许多中央委员打过招呼，你的常委和组织部长，大家会一致通过的。”

“衷心感谢汪主席的苦心栽培！”梅思平脸上出现了一种

无法形容的激动，起身立正，对汪精卫深深一鞠躬。

接着，汪精卫就梅思平赴日问题进行一番嘱咐，直到凌晨才各自上床睡觉。

第二天上午，汪精卫的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按期召开。8点整，周佛海宣布开会，接着由汪精卫就国际局势和党务建设作报告。

“诸位同志！今天所要讲的，一是国际局势与中日和平之利弊，二是纵观本党自三届全会以来的党务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，和党务建设之危机。”汪精卫面前只摆着一张十六开的白纸，上面写着简单的讲话提要，“先讲第一个问题。诸位知道，当前国际局势的焦点，是举世瞩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是国际紧张局势发展的必然趋势，是意料之中的事，所以我们处之泰然，没有丝毫的惊慌。”他冷笑一声，借机抬高自己，贬低和丑化蒋介石，“据一位昨天从重庆来沪的朋友告诉我，3日下午3点左右，蒋先生刚午休起床，正在洗漱间漱口洗假牙。这时陈布雷先生来到他身边，告诉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，他顿时惊恐万状，慌忙来到他的办公室看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宣战声明。蒋先生一边看，一边急得呜噜呜噜说些什么，在座的蒋夫人、孔祥熙、陈布雷等人谁也听不懂。原来，他的假牙还拿在手里呢！”他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，他自己也开心地怪笑着，“而我们，在座诸君有谁这么惊慌过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！因为大家有预见，有远见。兄弟我，能够与你们这样一批有远见的政治家共事，殊属荣幸之至！”他说到这里，坐在台下的丁默村带头鼓起掌来，“当前的国际局势，对中日和平是一种什么关系呢？有相抵触的一面，也有相辅相成的一面。重庆方

面一定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实力，准备对付因世界大战而带来的种种意外，比如进一步投靠美国和苏俄，从它们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援；比如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局面，进一步利用共军打日军，又利用日军打共军，在两败俱伤之中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。这样，为日军彻底摧毁重庆政府增加了难度。这无疑对我们是不利的。也就是事物相抵触的一面。那么，相辅相成的一面在哪里呢？第一，英国过去对重庆有过支援，如今它与德国交战，已经自顾不暇，不可能再以经济支援蒋先生抗日；第二，日本为了迅速解决中日战争，一定会对重庆和共党发起猛烈的进攻，一定会积极支持我们的新政权早日建立，以便腾出财力、物力、兵力促进大东亚共荣圈的实现，也就是早日发动大东亚战争。这样，我们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之中，休养生息，真正达到和平反共建国之目的！这是我们 3 日晚上，兴高采烈地放鞭炮，放花炮，弹冠相庆之原因！”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台上台下，臭味相投。会场里，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“现在讲第二个问题。”汪精卫满怀激愤，悬河泻水似的诉说蒋介石自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，在中央各部和各省培植亲信，排除异己，致使国民党之间相互残杀等情况之后，极为反感地说：“如今，由蒋先生领导之中国国民党，已成为地地道道的蒋氏宗祠。若不相信，以打油诗为证：老子本姓蒋，天生的国民党。昨天填了表，今天当县官；明年为专员，后年任部长。放屁虽不香，但却惊四方。下面有几句，一时记不起来了。”

“下面的几句我记得：‘老蒋的学生，腾达又飞黄；小则

带个军，大则管兵团。蒋姓的亲朋，一齐大沾光；鸡犬都升天，耗子也称王。谁若敢反对，子弹穿胸膛。’嘿嘿，真刻画得维妙维肖！”坐在汪精卫左边的周佛海赶忙接腔。

“同志们！自 1929 年，蒋先生主持召开三届全会开始，历经四届、五届和去年的临代会，至今 10 年间，他不仅把国民党弄成了蒋氏宗祠，而且把党员的品德也弄到腐化堕落之地步。他手下的人，个个只想升官发财，但打起仗来，一听到敌人的枪声，就逃之夭夭。中国的兵比日军多，可是老吃败仗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。总理创办黄埔军校时，兄弟正在他身边供职，亲眼见他为军校撰写一副门联：‘升官发财，请走别路；贪生怕死，莫入斯门。’如今，军校的学生，除了少数三民主义的叛逆者投靠共产党以外，其余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，已被蒋先生培养成升官发财和贪生怕死之徒。记得去年在武汉办黄埔分校时，中央军委在分校门口贴上总理撰写的那副对联。第二天清早起来，发现好事者偷偷地在昨夜里将四个字的横批贴在门顶上：‘适得其反’。诸位看，讽刺得何等深刻！如此下去，岂不亡党亡国乎！所以，我们，六届全会的全体中委和监委，必然浩然正气，与党内的腐朽思想搏斗，为党务建设的百废俱兴效力！”接着，他大吹大擂地说要如何如何把国民党建成“和平奋斗救中国”的党，建成反对“升官发财”和“贪生怕死”的党，然后发誓说：“兆铭生不负本届大会之所托，不负诸同志之所望，死则不愧对总理及诸先烈之英灵。”

“下面，宣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任命书。”周佛海满面红光，心中泛起一股皇帝为臣相加封般的豪情，“一、任命褚民谊同志为中央党部秘书长，陈春圃、罗君强二

同志为副秘书长；二、任命梅思平同志为中央组织部长，戴英夫、周作人二同志为副部长；三、任命陶希圣同志为中央宣传部长，林柏生、朱朴二同志为副部长；任命周佛海同志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，丁默村、李士群二同志为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；特务委员会设特工总指挥部和肃清委员会，丁默村同志为特工总指挥部主任，李士群、唐惠民二同志为副主任；肃清委员会由周佛海同志兼主任，丁默村、李士群二同志兼副主任。”他放下手中的任命书，向台下扫视一圈，“被任命的同志中，有三位同志大家不够熟悉，我简单介绍一下。一位是戴英夫同志，又名鹏天，生于 1897 年，江苏丹阳人，曾任大学教授、上海警备司令部秘书长、江苏省农矿厅厅长。好，请戴英夫同志起身与诸位见见面。”

戴英夫中等身材，年纪虽然四十有三，但打扮入时，浅灰色的西装，系着猩红色领带，看去像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人，他霍地起身，昂首挺胸，双手抱拳向四周致意。

“需要介绍的第二位是朱朴同志。”周佛海说，“朱朴同志又名朴之，生于 1900 年，江苏无锡人，曾任大学教授、外交部宣传专员、江苏省代理教育厅长。”

周佛海刚念到“代理”二字，朱朴就激动地站起身来了。他高瘦个子，鼻梁上架副金丝边眼镜，穿件米黄色府绸长衫，很有学者风度，微笑着，向四周人频频点头。

周佛海接着说：“现在介绍顾继武同志。他字泽生，又名渺生，生于 1901 年，也是江苏无锡人，曾任中央统计局情报员、情报科长。

顾继武也是中等个子，与戴英夫的打扮相似，因为他的

实际年龄比戴英夫小 4 岁，显得更年轻，也很文雅，好像正在就读的大学生。他的仪表，与他在 6 年特务生涯中，杀害过 3 个共产党员、4 个抗战爱国人士的凶残本性，很不相称。也许他感到周佛海介绍的三人中，只有他过去的职位和文化最低，有一种自卑感的缘故吧，起身亮相时，好像大姑娘出嫁一样，两眼羞答答的不敢正视前方。

这时，国民通讯社的译电员杨人杰，手拿刚收录到的日本政府的备忘录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讯，来到会场门口，要求见林柏生。坐在门口负责警卫的吴四宝不同意他进会场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什么东西这么重要？你把它交给我吧，由我转送给林先生。”

杨人杰忙说：“的确很重要，请吴先生过目。”

吴四宝接过备忘录和电讯，两片嘴唇微微地动着，作出认真默读的样子。他见杨人杰走远了，才起身进会场，将它们交给林柏生。一两分钟以后，它们被转送到汪精卫手里。汪精卫提笔在备忘录上批道：“向大会宣读后，刊明日《中华日报》显著地位。”又在电讯上批语：“向大会宣读后，交中央党部档案处存敌档部。”然后递给周佛海。

“刚才收录到日本政府向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波兰、意大利和美国提出的备忘录，以及重庆中央社的一则电讯，遵照汪主席的批示向大会宣读。”周佛海慢条斯理地说，“现在先念日本政府的备忘录：‘日本政府正全力解决中国事变，故决定对欧洲战事采取不干涉态度。然而，倘若交战国采取与日本对华立场相反的行动或政策时，则不能担保不致发生可悲形势。因此，日本政府特忠告各交战国，以及德的盟国意大利和美国，必须取慎重态度。预先排除会引起此类意外事件

的因素，以维持上述诸国与日本的和平局面。’下面念重庆的电讯……”他见电讯里有“汪伪国民党代表大会”和“出卖灵魂、附逆投敌”一类刺目钻心的字眼，实在念不出口，难堪一会儿，说道：“电讯说什么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，凡是参加我们这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，一律开除党籍，还说什么提交政府通缉法办。”他尴尬地笑了一声，“嗨，开除，通缉，真令人发笑！据兄弟的体会，汪主席之所以批示将电讯向诸位宣读，无非是希望大家明白一个是非，那就是真正的国民党中央不是在重庆，而是在上海，重庆的决定只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。无非是希望大家懂得一个真理，那就是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，至死都在挣扎。诸位都看过杀鸡，那鸡的血流尽了，两只脚却还在拼命地抽搐，翅膀还在拼命地扑棱。”他带头鼓掌时，生怕不能引起大家的注重，双手举得比他的脑袋还高，一个劲地拍得山响。

“我的闭幕词不讲别的，只就备忘录和电讯说点感想。”汪精卫又喋喋不休地说起来，“短短的一份备忘录，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对我们的友好态度，也就是说，它对我们的支持是坚持不渝的，谁想从中捣鬼，妄图破坏中日和平，不论是欧洲战争的交战国，还是意大利和美国，都会碰得头破血流！众所周知，美国是以经济支持重庆抗日的。备忘录指名忠告美国，给罗斯福先生敲了一闷棍，也给蒋先生敲了一闷棍。如果美国不听忠告，仍然肆无忌惮，任意妄为，日本与美国之间难免不发生‘可悲形势’。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！概而言之，日本的备忘录，对中日和平十分有利。”他像大热天喝了杯果露那样舒适惬意，“当今世界，是个武力较量的世界，是个尔争我夺的世界。作为弱国的中国，处于这种弱肉强食的

世界环境里，若没有一个强国支持和提携，那就只能永远处于‘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’之可悲地位。难道从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不是这样的么！欲摆脱这种可悲地位，只有紧紧靠拢日本。有了日本的支撑，我们完全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之中，扬眉吐气，干一番伟业！疾风知劲草，动荡识英雄。同志们！抬起头来，挺起胸膛，竖起脊梁，大显身手吧！”

大家以热烈的掌声，寄托美梦般的幻想。

“关于重庆那则电讯，佛海同志已从‘是非’和‘真理’两个方面说得很透彻了，我再补充几句。”汪精卫吐口粗气，神情被愠怒笼罩着，“一个钟头前，我作报告时已经说过，重庆那个国民党是蒋氏宗祠，是升官发财、贪生怕死的党，我们羞于与他们为伍！当然，从某种意义说，我对重庆的电讯持欢迎态度。若没有这则电讯，我们与重庆之间，岂不是泾渭不分么！”他憋不住笑了，“希望在座各中委和监委自爱自重，永远作清澈的渭水，使全体国民从诸位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，并以诸位之德行为楷模！区区此心，伏乞毫察。我的话讲完了，谢谢诸位！”

会场里，掌声迭起。大家把豪情、向往、喜悦、祈求、祝愿以及自我欺骗，统统凝聚在不花钱的咻咻声中。

戴炳星负命而来

这间办公室的陈设很简单，但却充分反映了主人的气质，

富有追求感。

油漆明亮得能照人的宽大书案上，矗立两尊一尺二寸高的半身石膏金面塑像，一尊是孙中山，一尊是主人。靠书案的粉白墙壁上，悬挂着一幅装裱精美的中堂，上有主人用行书写的孙中山遗训：“和平奋斗救中国。”与中堂相望的墙上，悬挂着一幅新近印制的《大中华民国地图》，与重庆使用的地图一样，它是秋海棠叶子形，所不同的是重庆使用的地图，在南京和重庆的位置上，都标上一个小圆点加两个圆圈，而这一张地图没有以重庆为陪都，只标有与县城一样的小圆圈。右边墙上是于右任书写的条幅：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；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左边是曾仲鸣夫人方君璧伤愈后来上海的第一幅写意画，画面上是主人昂首站立在八达岭的长城上，两眼遥望南方。条幅和画幅也都裱得很精美。此外，在适当的位置上，摆着古瓷花瓶和四季常青的天冬草。

总之，这房间经过这么一布置，淡雅又大方，素朴又高洁，也很有春天气息。

“请进！”汪精卫听到敲门声，已知道是什么人来了，亲切地招呼着。

周佛海、陈璧君和丁默村、李士群依次走进来，然后习惯地各自坐在适当的座位上。聚会的目的，汪精卫已在电话中说过了，谁也不吭声，静静地等待着上海市长傅筱庵的到来，请他证实，妄图谋杀他的是两个什么人？看准了没有？毕竟打电话向汪精卫汇报的卢英没有亲自在场，总感到惶惑不安。

十分钟以后，傅筱庵还没有来，派往傅家的唐惠民也没有回来，但却来了梅思平、周隆庠和影佐。